

我乡我土

# 故乡，睡梦香甜甜

□ 李焕有

站在洛邑古城，抬头南望万安山。山势酷似一个金簸箕，937.3米的最高峰祖师庙是其左脊，望嵩亭是其右脊。簸箕筛去的是谷壳，是秕子，留下的是饱满的粮食。苇园村，上苍留在簸箕之中的一粒粮食。

苇园村，我的故乡，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山村，背靠万安山，北望洛阳城。一条溪流穿村而过，村民以李姓为主。小小芦苇，脆弱，却有韧性。祖人与芦苇为邻，耳濡目染，品味芦苇的品性。于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建筑的寨子就显示了柔而韧的智慧。东边，崖上趁崖头建墙，无须太高，挡住匪徒下崖即可；西边，沟边用石头砌沿，从下到上，齐齐整整，高达数丈，无棱角、坑凹。街的南头，地势高，筑炮楼，瞭望数公里动静；街的北边，地势低，寨墙高高，寨门坚固，劫匪望寨却步。容纳全村人的祠堂，位居村中央，承载着全村人的和睦与力量。

今日，村民已经从老宅搬出，在平坦的土地上，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建起了宽敞明亮、出行方便的宅院。寨子显得破败荒凉。我和一位研究建筑学的教授，徜徉在街道中石板路上。望着昔日辉煌的清代建筑，建筑学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智慧在民间。这里是一座完美的原始城堡，依势而建，投资少、效果好啊！”

苇园村的清代建筑，座落有特色，户户有亮点。村中心，一排四户，面北依南。南边是土崖，依崖挖窑；北边，砖木结构，临街而建。三进大宅院，雕梁画栋，青砖铺地，方木为椽。房顶五脊六兽，高门槛，黑漆门，威武森严。老人讲，这是一位李姓武将的住宅。这位武将大名已无人记得，因为此人个子高，后人就都喊他李大个儿。

万安山与嵩山相连，苇园村距离少林寺不足百里。李大

个儿体型异常，腿长手大，个高体壮。十五岁时，百十斤的麦粒扛在肩上行走如飞；二十岁时，打麦场上的石碾，移个位置如搬小石块。后来，老人把他送到了少林寺。

李大个儿力气足，也很聪明，武功日有长进。风云变幻，外敌入侵。李大个儿提刀前行，投入抗敌战斗，勇猛杀敌，屡立功，得到皇帝赏赐，官至大将军，封妻荫子，给四个儿子连排建起四座宅院……

蝴蝶效应发酵，村里有些体力的年轻人，也开始练武，考武科。习武，练就了村人的刚性。万安山的性格，滋养着苇园村人的脾性；行伍的规矩，规范着苇园村人的武德，遇事不怕事，与人不惹事。

日军进犯洛阳。一部分日本鬼子从南部的汝州过来。大谷关无法突破，他们只好从山顶翻越。当走到半山腰时，遇到苇园村组织的农民武装的伏击。几十位村民壮汉，各自一把土枪，枪托夹在腋下，唾唾唾……散弹如雨点向日本鬼子的头上射去。日本鬼子用洋枪洋炮凶恶反扑，几位村民肠子溢出肚外，依然没有退缩，一手端枪，一手托着肠子……日本鬼子被村民的英勇气概镇住，只好从东边的山沟里溜走。

故事听得人迷，讲故事的老人还没从回忆中回到现实。当我把桌子上的水杯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好久没有反应。同行的教授低声说道：“村中尚武精神可赞。村民中有当土匪的没有？”老人连连摇头：“没有，没有！习武不惹事，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苇园村人面善心慈，做事有分寸，村风很好。”

苇园村，虽地处闭塞之山坳，但村人读书之风甚浓。现代社会，教育得到足够重视。都说，乡村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苇园村里最大上的建筑，也是学校。那个时候，三座两层教学楼，教室内的读书声，震得窗户纸有节奏地晃动，像是为专心读书的学生送上掌声；室外的大槐树下，同学们打陀螺、玩玻璃球、跳皮筋儿的

忘我神情，让人似乎看到孩子们如夏天啦啦拔节节渐渐长高的芦苇……

山村，石头多，土地少，可以说，是在石头堆里种庄稼。撒一把种子，收一捧粮食。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细米白面的匮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境况，村民们尊师重教之风甚浓。那个时候，教师的饭是各家轮流供应的，无论轮到谁家都特别重视，“烙油饼，擀捞面，碗里卧着煎鸡蛋”是标配，是常态。

真实的故事。我上小学一年级，有天下午逃学。老师亲自上门，把我扛在肩上，直接带到学校。清晰地记得，在办公室里，老师严肃地来回踱步。木楼板，翻毛皮鞋，皮鞋与木楼板的撞击声咚、咚、咚……如鼓槌一样，一下下敲在我幼小的心脏上……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苇园村，山相依，水环绕。由此，培养出村民大山般自强不息，培养出村民清水般谦逊利他。村风的形成，如山之增高，不见其长但日有垒土之加；家风的传承，似水之流淌，不闻其声，但时有舟船前行。

无论在何地、何时，和苇园村人打交道，热情、务实、肯干、不张扬，是他们身上的修养。改革开放后，村民们大多走出了山村。年轻人主要从事两大产业——房屋装修和打烧饼。装修房屋，只挣该挣的钱。做人应该本分，做事应该问心无愧。打烧饼，讲良心，用安全食材，不偷工减料。走进苇园村，道路宽敞，两层住宅小楼数不胜数。瓷砖附墙，玻璃大窗，空调、天然气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逢年过节，年轻人的小汽车停满街道两旁……

我每一次回家，内心总是暖暖的，睡梦香甜甜。看着村里的变化，回味着祖宗留下的故事，苇园村的村风家训浮现脑海：勤劳动，德润身，良心为本，胸襟阔，是非清，昌盛是根。守本分，尊长辈，低调谦逊，勉诵读，重交游，常省自身……



秋山问道图

胡国辉 国画作品

灯下漫笔

## 伊水美容师

□ 怡然含笑

洛阳灵秀，不仅在于有邙山、伏牛山两翼的呵护，而且在于有洛河、伊河两脉的贯通。

洛阳人，在这片天赐的沃土之上，依山顺水而居，世世代代虔诚地耕耘。他们造就的伊洛文明，汨汨滔滔汇入黄河文明，并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容小觑的一部分。

自古迄今，洛阳不乏名流雅士，但也不乏走在低处的、名不见经传的、悄无声息的普通劳动者。

倘若我们把镜头向前推，随意聚焦于一个所在，都会看到一群忙碌的人。他们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踏实地工作，奋发地向上，以绵薄之力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增光添彩。

这是伊水游园。一位骑着旧式三轮车的老者，笑眯眯地来来去去。这段长约三公里、三百余亩的滩地，老者已经用他每天的早出晚归和他那辆三轮车，丈量了八年。大家都喊他刘师傅。

刘师傅的车上，有时载着捡拾的枯树枝，有时堆着收拢的垃圾，有时拉着从河里捞上来的水草……他的车上，极少空着，内容千变万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刘师傅笑眯眯的面相，还有嘻嘻哈哈的玩笑话。

刘师傅生于1950年，退休之前在铜加工厂干过，后来又在龙门化肥厂干过。退休后，他那“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想法，以及热爱山水的性情，让他一来伊水边，就自然而然地与伊水结了缘。

刘师傅是一名环卫工，伊水的这段滩地，是刘师傅和他团队的十二名员工常年驻守的地方。从春天起步，日复一日，四季轮转，他们采用“拉网式”的排查方略，沿着伊水岸自南往北，再自北往南，大雁似的飞来飞去，一遍又一遍地修剪、施肥、除草、喷药、灌溉……树木在他们的护理下，绿起来了，高大起来了。那些渐次绽放的花朵，时常成片成堆地追随着他们，环绕着他们，像是对他们最美的褒奖。

三伏天，是花草树木最佳的生长期，此时灌溉成为关键。刘师傅戴个大草帽，骑着三轮车，推着军用水壶，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挥汗如雨，只三两日，一个个就被太阳画成了红关公或者黑老包。

他们一棵树一棵树地灌，一片花一片地浇，有时候白花花的水流下来，像下了火，他们前脚浇过去，花草树木们后脚就咧着干裂的唇，可怜巴巴地喊他们。因此，天气越热，他们越得像拧紧发条的陀螺，围着那些花草树木，热辣辣地转。

刘师傅笑说，人都受不住要喝水，树和花，也一样啊。

他们这群人呢，与这些花草树木待久了，日久生了情，估计已经把它们看成了自己的朋友，甚至子女。

三百余亩滩地中的哪一种树、哪一种花草，长在什么地方，他们心中几乎都一清二楚。名字，他们能喊出；性情，他们都熟悉；语言，它们能听懂……对花草树木的照料与陪伴，他们是风里雨里的，是长年累月的。

刘师傅坚守的八年光阴，足以让他成为伊水古韵段，由荒凉到葱茏的造就者和见证人。近年，洛阳精心打造的“伊水游园”工程，已经成为洛阳名片的一个亮点。这亮点，毫不夸张地说，也有刘师傅和他的团队发出的光。

看，刘师傅走在橡胶坝上，伙伴们跟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收拾着滞留在坝上的水草和杂物，头顶是瓦蓝的天空，几只鸥鹭正悠然地展翅滑翔。抬眼远望，夹岸的绿植，向伊阙方向铺排，像伊水推出的曼妙诗行……

这美好的一切，似乎都与刘师傅及他的团队有关，似乎也是这段伊水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深情致敬。

一群伊水的美容师，长期在伊水边，来来去去地忙碌着。微薄的收入，并没有让他们却步。倘若我们的镜头不推近、不放大，让他们只是跟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蚂蚁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儿，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但是，洛阳的细节，偏偏正是因了这些人默默无闻的劳作，而充实着、闪着光。

风起了，树叶凋谢了。刘师傅和他的团队，掂起扫帚，又要忙碌这个事了……

健康生活

## 跑步，从中年开始

□ 王元凯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高中时跑过几次。那时，在四高复读，同学们拼命学习，为了顶住压力，老师要求我们跑出校园，跑上虎头山，再跑回校园。虽然学习艰苦，但跑步打篮球缓解了我们的焦虑，给我留下了生龙活虎青春飞扬的记忆。

时光如梭，转眼已经过了50岁。身体发福，腿脚不灵活，种种不适已经显现。乒乓球、羽毛球也玩过几年，但是因为场地、球友、时间等种种因素也放弃了。好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运动锻炼方式。应酬、喝酒，慢慢地自己真正成为了油腻的中年大叔。

周围的几个同事在跑步，只要提起跑步，他们都神采飞扬，很骄傲的状态，脸上洋溢着自信，就在今年，我也萌发了跑步的念头。

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跑300米都气喘吁吁，呼吸不畅。大约10天以后，可以慢慢地跑完3公里。后来，开始学习健康跑步知识。跑前热身，跑后拉伸，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跑步。

早上五点，只要醒来，就要起床，洗漱后，迫不及待地出门。这时，天还很黑，路上遇到最多的是环卫工人在清扫马路。一个人跑，无拘无束。只要有双跑鞋，就可以跑进自己的跑道，体验跑步的快乐。

我的第一条跑步路线，就是院门前的华夏路。跑至高速东引线折返，大约半个小时。每天在跑步的路上，能够看到天空的

乡村乐活

## 舞动乡村

□ 宋光耀

几天前，回老家妹妹家吃饭。看见客厅墙上挂着好多服装鲜艳的集体照，仔细一看，都是妹妹参加各种演出的留念。以前曾听她说起过有关她们村舞蹈队的事，以为也就是广场那些大妈们跳的健身舞，没想到妹妹竟跳出专业水平了！

吃饭时，聊起此事，妹妹眉飞色舞地打开了话匣子。十几年前，她们村里就有几个平时比较活跃的媳妇开始跳舞了。当时，对于舞蹈的认知，村里大部分人都还停留在老电影上。上海滩十里洋场那灯红酒绿的舞厅中，认为跳舞是件很不正经的事，不少人都不能接受，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

这期间，舞蹈队的老师不断到城里学习，还经常请城里的专业老师来村里指导，村里人的认知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跳舞的队伍也随之悄悄扩大了。有一年，镇里举办“舞动乡村”广场舞大赛，她们村居然拿到了第二名。

这时，村里人对跳舞的认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妹妹

变幻，从满天乌云，到朝霞初升，白云也会被镶上金边。风从耳边掠过，自由自在的奔跑在路上，心里很敞亮。

跑步已经绑架了我，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打开微信，抖音记录生活最多的就是跑步，跑步记录不断刷新，从5公里到8公里，再到10公里。今年单位到杭州浙江大学培训，时间一周，我跑了四个早上。

一次次挥汗如雨，大汗淋漓。一次次疲惫不适，腿脚酸困。跑步真的会上瘾。在跑步的过程中，你能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各个部位的反应，你能感知心跳呼吸。你会有与月亮与太阳对话的想法。有人说，跑步是孤独的，但是跑步是最接近灵魂的运动。

伊滨的乐道是我跑过最美的乐道。一个人跑在乐道上，鸟语花香，且听风吟。“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伴着洛阳歌手陈明的歌声奔跑，天上同时挂着太阳和月亮，幸福感油然而生。

在求乐是公园，曾遇到一位马拉松爱好者，他是洛阳理工的老师，专程开车到伊滨区跑步，可见伊滨乐道的吸引力。期待洛阳能在伊滨举行一次马拉松，让全国的跑者都能目睹洛阳伊滨的发展。

从跑步到现在5个月，从生活习惯到身体素质都有很大改变，血压血脂恢复正常，体质越来越好。也学会了在跑步中思考，坚持自律，回归简单，感悟人生。

为了健康地工作和生活，大家跑起来吧！

的孩子也大了，她也扭扭捏捏加入了舞者的行列。

没多久，妹妹就迷上了跳舞，晚上早早就把家里安顿好，来到村里的休闲广场，向大家学习，有时白天有空也去找老师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她就跟上了大家的节奏。当年年底，镇里又举办“舞动乡村”比赛，她们代表村里去比赛，扇子舞《开门红》一出场就赢得了掌声，和大家一起也拿到了奖项。

现在她已是村里的主力队员了，经常去参加一些广场舞大赛，周王城广场、新区体育场等好多场所，都曾多次留下妹妹的舞影。

晚饭后，全村一多半妇女都到村里的休闲广场跳舞了。跳舞不仅使身上的小毛病减少了，心情也好了许多，下地干活好像也更有了劲了。

妹妹还说了句有水平的話：现在农村的物质生活已经和城里没什么差别了，精神生活也要赶上城里，她要做一个新时代、新风尚的农村大妈。

心香一缕

## 万安山麓古茶香

□ 李红都

和诸友结伴去万安山玉川古寨，是为了寻访古代一位茶仙的踪迹。这位名留青史的茶仙叫卢仝，青年时期从登封少室山迁移到洛阳万安山脚下的玉川河边，在河源附近建屋种茶，过起写诗、种茶、以诗会友、以茶待客的隐居生活。

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值最适宜秋游赏菊、登高祈福的重阳节，漫山遍野的野菊花飘逸着芬芳，仰头间，白云悠悠，碧空如洗；俯首中，层林尽染，秋色斑斓。

据说，卢仝早年在登封的少室山隐居，煮茶用的是山泉水，搬到洛阳万安山后，为汲水方便，他在万安山山脚下的玉川河边建屋栖居，从此，一代茶仙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直到公元835年，唐文宗发起“甘露之变”，卢仝受牵连被戍害，这位历史上有名的茶仙，连同他种在万安山山麓的茶树，在战乱中烟消云散。但他故址留下的那口井，和种在山麓上的那些茶树的种子，却历经千年，留存到今天。

推开卢仝旧居的木门，一眼看到的便是卢仝烹茶取水时曾用过的那口古井，虽然现在已是自来水时代，但那口井中的水仍被玉川村的村民们饮用。村民们说这井水煮的茶，比自来水口感好。

了解古井的当儿，友人已在古井附近的国槐树下摆好了茶点。茶是从万安山山顶采摘的野茶，泡茶的水正是从卢仝旧居那口古井里汲取的水。黄褐色的茶，盛在青花瓷的杯中，像一幅年深日久的古画。茶点是一大袋香香脆脆的小麻花，和一大把晒干不久还带着泥土清香的花生，以及十多个黄澄澄的橘子。友人给每人端上一杯刚沏好的，正冒着热气的万安山野茶泡的茶，原本寂寞清冷的古院，因了氤氲在空气里的茶香而有了温度。

都说酒会醉人，其实茶也一样会醉人。就如那天，当我听友人说，这从万安山山顶采摘的野茶，就出自当年卢仝在此隐居时所种植那片茶园里的种子繁殖的野生茶树，再品那杯用古寨井水泡好的茶水，竟有一种如同饮酒过量而生出的激动和亢奋，不禁想起卢仝的《七碗茶》诗：“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下山的时候，我们站在玉川古寨遗址中的古城墙上向远处眺望，虽然不知“卢仝牌”古茶隐匿在万安山的哪个角落，但我知道，它们也正像那山麓上的野菊花一样，静静地在大山里弥漫着芬芳。

故园琐忆

## 物尽其用

□ 海洋

小时候在老家，家里的一切在父母手里，那真是物尽其用。父亲到山上割荆条，回来编筐编筛编箩头，用几年用坏了，烂筐烂筛烂箩头就用来烧火烙馍蒸馍，最后把火灰担到地里做肥料。

架子车尾部的下面有个配件叫带圈，是在架子车下坡时用来加大摩擦的，买个新的，用了一段时间，磨损的不能用了，父亲就把它转转圈捆上再用，反复多次，直至整个带圈都磨损完了，剩下一个钢丝圈，就把它当废钢铁卖了，换回些油盐醋用。

我们的衣服，穿的时间长了，大都是从胳膊肘、卜嚙盖、屁股处烂了，母亲一剪，大的做补丁，小的拆“葛摆”做单鞋。棉絮用得不能再用了，就用来垫棉靴。单鞋、棉靴穿烂了，捆起来放到看不见的地方，等到街上收破烂的来了，拿出来换些日用品。小时候家里什么都是宝贝，随手捡起，都是金钱！

母亲和姐姐每次梳头完毕，总是右手食指在木梳上绕几下，把梳掉的头发，绕成一个团儿，放进桌子上的玻璃罐里，日积月累，当街上传来“找头发换针”的小货郎的吆喝声时，母亲把长期积攒的头发拿去换几根针、换些线用。

就尿屎壳郎也有大用处。每年的春夏季节，早上走在田野上，不时看到地上隆起的一堆新土，用脚把新土拨过去，地上露出一个拇指大小的洞，若带有獠头或锄等刨挖工具，三两下就把屎壳郎挖出来了。但我们小时候一般不是挖的，而是用水浇的。

几个小伙伴在地里玩，发现屎壳郎窝，就把新土刨去，没带工具挖不成，几个小朋友就把小鸡鸡掏出来，围成一圈，尿到屎壳郎窝里，然后站到一边，慢慢欣赏屎壳郎从窝里爬出来的窘相。当时还记得，穿红衣服的小伙伴必须退到远处去，因为屎壳郎看到红的，以为是火，就不出来了……

小时候，头天晚上，受门前后门后嫂子大娘嫂子的委托，挖屎壳郎给她们的孩子或孙子烧着吃，因为屎壳郎肉治小儿疳积。早上早早起来，滴溜一小桶水，到地里，看见地上一堆新土，慢慢拢去，然后把水慢慢倒进小洞里，然后静静蹲在地上等，两三分钟的光景，屎壳郎呼吸不到空气，憋得受不了了，慢慢顺着小洞爬出来了，然后活捉它，然后如此炮制，再去捉第二只、第三只……然后回家送给头天晚上拜拜自己的嫂子大娘嫂们，然后被夸几句，然后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了。

她们的小孩儿吃了屎壳郎肉，食积好了，再见面时，还要再夸几句的。听母亲说，我小时候有食积，也吃过门前后门后大哥哥们给我浇的屎壳郎肉呢！

时令走笔

## 风舞落叶

□ 段宏拉

那天早上，寒风骤起，细雨濛濛，飘落的树叶满地翻滚。我出门的时候天刚刚亮，路面上已经扫好了一堆一堆的树叶。

也不知道环卫工几点起床，肯定很早。若不是风的原因，她们可能很快就会带着笑容，哼着小曲，满载而归。然而一阵风过来，她们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瞬间化为乌有，地上的树叶吹散了，树上的树叶又落了下来，一切又回到了开头。一个六旬老汉带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看了看，又重新开始了这一天的清扫。因为地面上多了雨水，树叶粘在了地上，要扫两三下才能扫起来。

往前走至玉泉山上，两个老太正在把一大包树叶往车上放，路边还有相当大的一堆。她们的运气还算不错，风没有淘气。但路面上仍然有不少刚从树上落下的黄叶。

走在路上，发现路口有一堆堆堆烧后的纸灰。风一吹，满地灰。原来，昨晚是寒衣节。虽然近几年我们村搬入小区，但很多人还会在小区附近的路口给过世的先辈们焚烧冥币，早上灰堆遍地皆是，环卫工人都要在短时间内清理干净，其中辛苦，难以想象。

我敬重这些人，每当早上散步走近他们时，一般都要悄悄地绕道而过。不是怕灰尘，而是因为直接过去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让你，于心不忍呀。

秋末冬初，是清浩工一年中最劳累的季节，风雨天更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美丽的城市、清洁的环境少不了环卫工人的身影，他们接触的是垃圾，身上却闪着动人的光辉。